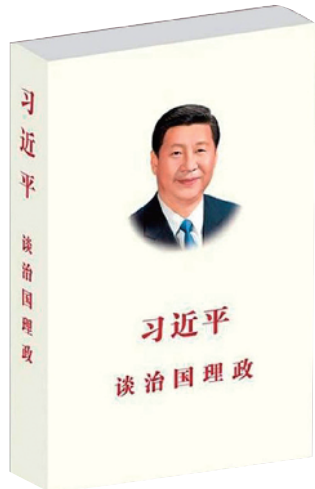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仍是两会最抢手图书之一



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的展台上,摆放了本届两会的图书、报刊,等待中外记者取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仍然是最抢手的图书之一。

“去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摆上展台就被抢空了。”两会新闻中心副主任祝寿臣说。今年,这本书准备了汉语、英语、法语、西语、德语、葡语、俄语、阿拉伯语、韩语等9种版本,每个语种各50本。

来自荷兰《电讯报》的记者马维克,驻北京5年,“很少看中文书,因为太难”。他希望有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版,去年没拿到,今年又晚来一步,“又没拿

到。”他耸耸肩说。

许多国家的记者都对此书抱有极大的热情。全国人大新闻组工作人员宋晓明说,去年有个记者一次拿了10本之多,今年梅地亚的工作人员予以监督,限量取书,以保证有更多的记者可以拿到。

“书里有不少关于中国发展的表述和阐释,记者们拿回去作为写稿的参考,在查阅的过程中就能学习到习近平同志的理论了。”宋晓明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于2014年9月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习

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14年6月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为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作品作必要注释。该书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帮助读者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

该书出版后多次参加全球各大国际书展,在国际图书市场、国际主流媒体和海外各界普遍获得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目前,该书已经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发行537万册。



摘编自新华网



《蘑菇圈》： 阿来笔下的藏区生活

国内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最新力作《蘑菇圈》于日前推出,本书由《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两部小说构成。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政治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着阿来一贯的对于藏区的“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

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藏区的人的“生根之爱”。

《三只虫草》讲述的藏区小学生桑吉在藏区的“虫草季”,为减轻家庭经济拮据和自己内心纯粹的理想而逃课挖虫草的故事,面对着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桑吉纯净的心灵世界显高贵。小说充盈着一种温暖而动人的格调。



摘编自中国文明网



梁鸿推新作《神圣家族》：

乡土书写里的温情与陷阱

犹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吴镇”之于梁鸿,也正在成为烙刻着作家个人气息和精神脉象的文学地图。

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作家梁鸿以一种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全新文体,推出新作《神圣家族》。

12个故事,浓缩“吴镇人”的命运: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以实在的烟火气息和丰盈的诗性话语,讲述身处城乡剧烈变化下,“吴镇”这个尴尬立于城与乡之间的“县域”,在公共管理、社会结构、文化承继上的嬗变。



■ 梁鸿

■ 访谈

只有带着情感的进入 才能书写出真切的痛

《读书周刊》:《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将其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梁鸿:想过很多名字,“神圣家族”是一个朋友建议的,他的意思是,小说描写的是普通人,但普通人也可以、也应该是神圣的。我采用了这个名字,还在书的扉页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的一句话:“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

但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书名,仅此而已,不要过度解读。

《读书周刊》:您曾说过,当初在写作《出梁庄记》时非常谨慎,试图避免《中国在梁庄》那样的情感泛滥,但事实上,《出梁庄记》还是“有情可源”。而我读《神圣家族》,感觉到了一种凌厉。

梁鸿:“吴镇”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虽然我对县镇的环境做了很多考察,虽然“吴镇人”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毕竟“吴镇”不是我的家乡,因而我可以推得更远一些,让自己站到了观察者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我在《神圣家族》中关

注的是更个体的命运,而关注是不可能不带有情感的,更何况,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初的冲动特别重要,冲动就是情感。

《读书周刊》:一些人用文学需要虚构为自己的编造寻找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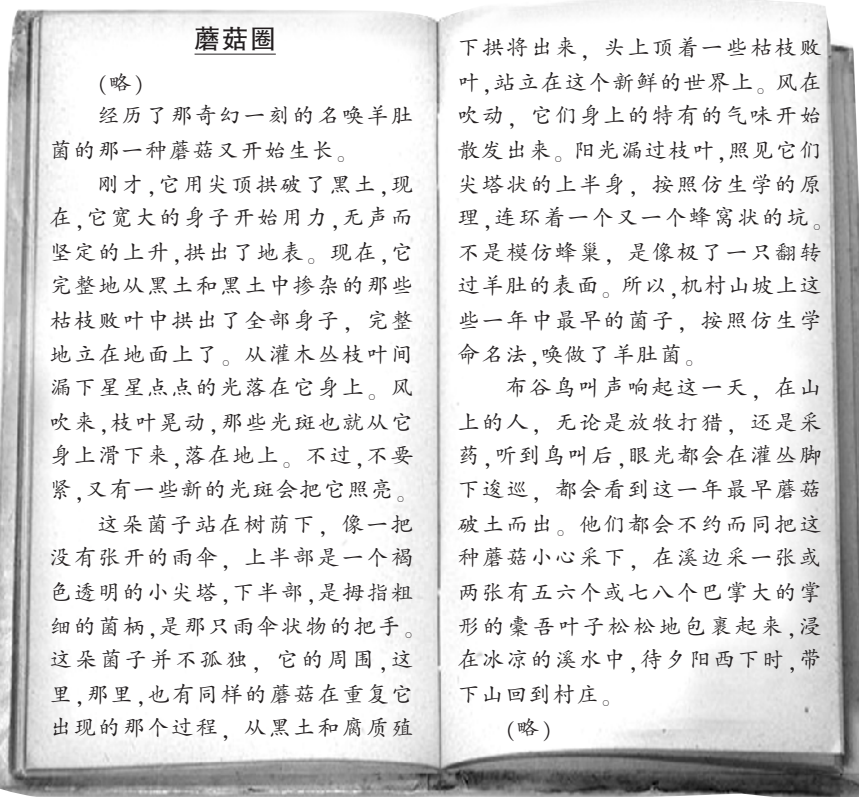
梁鸿:文学里的乡土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性?这是文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乡土是多层面的乡土,文学也是多层面的文学,有它的虚构性、塑造性,作家写乡土并不完全局限在反映现实上,现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比如,我的乡土是一种乡土,有些则是完全虚构的乡土,那种狂欢的、荒诞的乡土,像莫言、阎连科笔下那样的。文学是多通道的,都可以存在。

但反过来,今天的乡土文学,如果完全是虚构意义上的,那它也是缺失的。缺失的原因就在于,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而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经验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没有把经验背后的逻辑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那么,你作为文学家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摘编自新华网



蘑菇圈

(略)

经历了那奇幻一刻的名唤羊肚菌的那一种蘑菇又开始生长。

刚才,它用尖顶拱破了黑土,现在,它宽大的身子开始用力,无声而坚定的上升,拱出了地表。现在,它完整地黑土和黑土中掺杂的那些枯枝败叶中拱出了全部身子,完整地立在地面上了。从灌木丛枝叶间漏下星星点点的光落在它身上。风吹来,枝叶晃动,那些光斑也就从它身上滑下来,落在地上。不过,不要紧,又有一些新的光斑会把它照亮。

这朵菌子站在树荫下,像一把没有张开的雨伞,上半部是一个褐色透明的小尖塔,下半部,是拇指粗细的菌柄,是那只雨伞状物的把手。这朵菌子并不孤独,它的周围,这里,那里,也有同样的蘑菇在重复它出现的那个过程,从黑土和腐质殖

下拱将出来,头上顶着一些枯枝败叶,站立在这个新鲜世界上。风在吹动,它们身上的特有的气味开始散发出来。阳光漏过枝叶,照见它们尖塔状的上半身,按照仿生学的原理,连环着一个又一个蜂窝状的坑。不是模仿蜂巢,是像极了一只翻转过羊肚的表面。所以,村山山坡上这些一年中最早的菌子,按照仿生学命名法,唤做了羊肚菌。

布谷鸟叫声响起这一天,在山上的人,无论是放牧打猎,还是采药,听到鸟叫后,眼光都会在灌丛脚下逡巡,都会看到这一年最早蘑菇破土而出。他们都会不约而同把这种蘑菇小心采下,在溪边采一张或两张有五六个或七八个巴掌大的掌形的橐吾叶子松松地包裹起来,浸在冰凉的溪水中,待夕阳西下时,带下山回到村庄。

(略)



书名:《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作者:[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著

陈竹冰/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帕慕克最新的长篇小说

首度聚焦小人物,正如媒体评论所说,“斩获诺奖之后还能写出自己的最佳作品,帕慕克就是这样的大师。”本书讲述的是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以及他的朋友们故事,还是一幅通过众人的视角所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也许中国读者更能从中得到共鸣。